

中国文学人类学原创书系

中国古代神秘数字

叶舒宪 田大宪◎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中国文学人类学原创书系

中国古代神秘数字

叶舒宪 田大宪◎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图书代号:SK18N018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神秘数字 / 叶舒宪, 田大宪著. —西安 :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2018.3
(中国文学人类学原创书系)
ISBN 978 - 7 - 5613 - 9827 - 2

I. ①中… II. ①叶… ②田… III. ①数字—
关系—传统文化—中国 IV. ①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35359 号

中国古代神秘数字

ZHONGGUO GUDAI SHENMI SHUZI

叶舒宪 田大宪 著

责任编辑	王文翠
责任校对	张旭升
装帧设计	田东风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西安市长安南路 199 号 邮编 710062)
网 址	http://www.snupg.com
印 刷	西安市建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20mm × 1020mm 1/16
印 张	22
插 页	2
字 数	328 千
版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613 - 9827 - 2
定 价	98.00 元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或发现印刷装订问题,影响阅读,请与营销部联系、调换。
电话:(029)85307864 85303635 传真:(029)85303879

总序

2018年,正值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之际,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推出“中国文学人类学原创书系”,对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在人文学界催生的这个新兴学科,给出一个较全面的回顾与总结,以便继往开来,积极拓展人文学科的教学与研究新局面,可谓恰逢其时。

50后这代人的青春岁月,激荡在汹涌澎湃的“文革”浪潮之中。“文革”后的改革开放,相当于天赐给这一代知识人第二次青春。1977年恢复高考,我们在1978年春天步入大学校园,那种只争朝夕、如饥似渴的求学景象,至今仍历历在目。改革开放带来“科学的春天”,也第一次带来人文科学方面的世界景观。正如改革的基本方向是向发达国家学习市场经济模式一样,人文学者们也投入全副精力,虚心学习借鉴国际上先进的理论与研究方法。“神话-原型批评”就是当时的新方法论讨论热潮中,最早进入我们视野的一个理论流派。1986年我编成译文集《神话-原型批评》时,先将长序刊发在《陕西师范大学学报》上,文中介绍原型理论的宗师弗莱的观点时讲道:

物理学和天文学形成于文艺复兴时期,化学形成于18世纪,生物学形成于19世纪,而社会科学则形成于20世纪。系统的文

学批评学知识到了今天才得以发展。……正像自然科学体系的建立有赖于把握自然界本身的规律。一部文学作品,它所体现的规律性因素不是作家个人天才创造发明的,而是在文学的历史发展中,在文化传统中所形成的,这种规律性的因素就是原型。

从文学史的考察中可以看到,文学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植根于原始文化,最初的文学模式必然要追溯到远古的宗教仪式、神话和民间传说中去。“这样说来,探求原型实际上就是一种文学上的人类学”。

II

当时无论如何也不曾想到,这样一段话,居然能够准确地预示这一批学人后来几十年学术探索的方向。“文学人类学”这个名称,也就由此在汉语学术界里发端。10年之后的1996年,在长春召开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五届学术年会上,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宣告成立(首任会长为萧兵先生),如今简称“文学人类学研究会”。从研究文学的神话原型,到探索华夏文明的思想、信仰和想象的原型,这一派学者如今正式提出的大小传统理论和文化文本符号编码理论,可以说早已全面超越了当年所借鉴学习的原型批评理论,走出文学本位的限制,走向融通文史哲、宗教、艺术、心理学的广阔领域。

从1986到2018,整整32年过去了,我们也经历了自己人生从而立到花甲的过程。如今我们要解读的是5000多年前的先于华夏文明国家的“文化文本”,阐发的是河南灵宝西坡仰韶文化大墓的神话学内涵。这是当年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是问题意识,先把我们引入文化人类学的宽广领域,再度引入中国考古学的全新知识世界,这样的跨越幅度,的确是当初摸索文学人类学研究范式时所始料未及的。

从原型批评倡导的文学有机整体论,拓展到文化符号的有机整体论、史前与文明贯通的文化文本论,这就是我们努力探索近40年的基本方向。自从西周青铜器上出现“中国”这个词语,至今不过3000年时间。2018年2月4日,我第二次给国家图书馆“文津讲坛”开设讲座,题目是“九千年玉文化传承”。今日的学者能够在9000年延续不断的文化大背景中研究

“中国”和“中国文学”，这就是从先于文字的文化大传统，重新审视文字书写小传统的一套完整思路。相信这样一种前无古人的理论思路和研究范式，是本土学者对西方原型批评方法的全面超越和深化，这将会引向未来的知识更新格局。

本丛书要展示这 40 年的探索历程，以萧兵先生为首的这一批兴趣广泛的学人是如何一路走来，并逐渐成长壮大的。本丛书将给这个新兴学科留下它及时的也最有说服力的存照。希望后来者能够继往开来，特别注重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国版的文化理论和文学理论，包括作为文史研究当代新方法论的三重证据法和四重证据法。

是为丛书总序。

叶舒宪

2018 年 2 月 7 日于北京太阳宫

导言

神秘数字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化现象,是指某些数字除了本身的计算意义外,兼有某种非数字的性质,它在哲学、宗教、神话、巫术、诗歌、习俗等方面作为结构素反复出现,具有神秘或神圣的蕴涵。人类学家称其为神秘数字,又称魔法数字或模式数字。

神秘数字的发生根源在于前理性的某种原始的数观念。当数还附着于事物的具体表象、没有为人的理性所把握时,就被赋予了神秘意义,形成了神秘数字观念。这种观念一旦形成,就会产生顽强持久的传承力量,世代相沿,在文明进程中历久不衰,成为集体无意识中的一种生成性的原型数码语言,衍生出光怪陆离的文化现象。

中国古代神秘数字产生于中国文化的土壤。世俗文化与宗教文化,儒释道文化与巫术文化,汉族文化与少数民族、周边民族文化的相互交融,汇成中国文化的丰富多样性,给予中国古代神秘数字以深刻影响,使它既具有神秘数字的一般性特征,也构成它的特殊性。

汉字的象形特点使神秘数字表象得到最大限度的保留,它不仅在构型中直观形象地表现出神秘数字的蕴涵,也为神秘数字观念的传衍,起到潜在的注塑作用。它不同于西方的表音文字,成为中国古代神秘数字的又一特征。

中国人的神秘数字观念源远流长,渗透在中国文化的众多领域和不同层面中,从六千年前半坡陶片上的等差数列,到“太极阴阳”“五行八卦”一类的数理哲学体系,都有神秘数字的无意识作用。它既表征高度的哲学抽象,在诸如“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之类的数字模式中寄予最复杂的蕴涵,也与官方礼仪、政治体制结下不解之缘,“天子九鼎”“人道六制”“临民以五”之类的定制都有神秘数字的影响。既有“黄帝四面”“方相四目”之类的神话难题与民间礼俗,借“四”传递神秘的文化信息,也有八卦之类的占卜巫术,构成“与天地准”“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易·系辞上》)的筮卜体系。既有汉族和少数民族众多的崇“九”习俗,给予人们以中华多民族文化的深刻启示,也有牛郎织女“七七”相会的动人传说,以“七”为循环界点,显得意味深长。不论从历史的、哲学的角度看,还是从文化心理结构、思维方式角度看,神秘数字在华夏文明中的地位和作用都显得格外引人注目。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极为丰富的侧面,予以发掘,是十分重要的。

但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由于谶纬神学的影响、宗教迷信的作用、科学认识能力的缺乏,人们虽对神秘数字现象给予广泛的关注,却无法做出本质的说明。因此,以理性的态度和科学的分析,揭示其本来面目,正是我们面临的课题。

神秘数字是人类认识发展特定阶段的产物,又是一种原始观念的载体。它将借神话思维所获得的对宇宙的直观认识具体数字化,从而具有神圣的象征意义。即使后来成为纯粹的数字概念,仍然积淀着这种无意识原型。可见,神秘数字与神话思维联系在一起,透过神秘数字的原型表象,可以从一个独特的角度,研究人类神话思维的发生学轨迹。

本书所要探讨的是中国古代神秘数字的象征蕴涵、发生机制以及人类神话思维的普遍规律问题,力图从对神秘数字的表层追本溯源,使中国古代神秘数字得到深层的解释和理性的把握。一般来说,这类数字多在十以内或不超过十余个,因为它们分别标志着人类认识发展与抽象数概念形成演进的重要阶段。借用法国人类学者列维-布留尔所言:“被神秘气氛包围着的数,差不多是不超过头十个数的范围。原始民族也只知道这几个

数,它们也只是给这几个数取了名称。在已经上升到关于数的抽象概念的民族中间,正是那些形成了最古老的集体表象的一部分的数,才真正能够十分长久地保持着数的真义的神秘力量。”^①这里要补充的是,“十二”是从日月象变化的循环周期中抽象出来,也应属于主要的神秘数。至于“三十六”“七十二”等,则是由于特殊的文化因素或人为计算的结果,在主要神秘数的基础上组合、派生出来的。

本书在探索中国古代神秘数字的过程中,特别注意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又不拘于成说,力求推陈出新,但由于涉及面广,不足之处在所难免,这一探索还只是初步的。我们希望在这一方向继续探索。如果本书的问世能够引起更多的学者对这一问题的重视和进一步探讨,那将使我们感到非常欣慰。

^① 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丁由译,商务印书馆 1981 年版,第 202 页。

目 录

绪 论

第一章 万有始于一

第一节	“一”与“壹”的神话学破译	016
第二节	“一”与“混沌”	023
第三节	太一·太极·太阳神	028

第二章 太极生两仪

第一节	求解“一生二”之谜	036
第二节	“一分为二”的破译:葫芦剖判与天地开辟	038
第三节	“二”为什么又写作“贰”	041
第四节	“二”与“贰”的道德贬义	043
第五节	伏羲、女娲是葫芦精吗 ——世界父母型神话中的辩证法	045
第六节	“合二为一”的“鞋”与“孀”	050

第三章 天地人三才

第一节 “三”等于“多”
——从“韦编三绝”谈起 055

第二节 从“三人成虎”到“三千佳丽” 059

第三节 作为生成发展之基数的“三” 065

第四节 帝王世系中的“三位一体”：“三皇”异说 067

第五节 儒、佛、道中的“三” 070

第四章 四象运衡玑

第一节 “两仪生四象”新解 077

第二节 “十字架”与圣四崇拜 085

第三节 从“黄帝四张脸”到“方相四只眼” 089

第四节 “天圆地方”与“天三地四” 096

第五节 “肆”与“死” 102

第五章 五行昭日月

第一节 “五”出于“四”而胜于“四”的奥秘..... 106

第二节 五岳、五帝、五神、五经皆源于“四” 112

第三节 “五”又怎样战胜“六” 119

第四节 “五行”与“黄帝” 125

第五节 “五”的万能膏药效应 131

第六章 飞龙御六合

第一节 “六马”与“六龙”传奇 139

第二节 从“六合”到“六爻” 143

第三节 “人道六制”面面观 149

第四节 “六根不净”与“六道轮回” 156

第五节 “六”“陆”与“禄” 162

第七章 七星悬高照

第一节	“七”:世界性的数字之谜	166
第二节	中国古典文学中的“七”之家族	173
第三节	七夕·乞巧·七星	180
第四节	七政·七辅·七事·七方便	189
第五节	“七日来复”与“七日造人”	196

第八章 八卦定吉凶

第一节	从八卦到六十四卦 ——《周易》的成立	202
第二节	“伏羲作八卦”解谜 ——从信古、疑古到释古	209
第三节	八角星纹与“八”的起源 ——含山玉龟玉版的发现和破译	218
第四节	八神·八阵·八风	225
第五节	天子之圣“八”与民间之俗“八”	229
第六节	“八大金刚”与“八仙过海” ——佛、道与“八”	233

第九章 九宫应九州

第一节	天坛:“天数九”的活化石	239
第二节	九头龙·龙九子·九阳·重阳	244
第三节	少数民族与神秘数“九”	251
第四节	九鼎·九州·九宫 ——数字背后的文化轨迹	255
第五节	“九天玄女”与“十八层地狱” ——佛、道与“九”	261

第十章 十干十月历

第一节 “十为数之极” 267

第二节 “十干”与“十月历” 272

第三节 羿射十日神话真相 279

第四节 唐人为什么好“十” 285

第十一章 属相十二支

第一节 “十二”:天之大数 287

第二节 十二地支与十二月神话 291

第三节 十二生肖与十二神兽 297

第四节 十二块泥版与太阳循环模式
——从《吉尔伽美什》析“十二”的神话原型 305

第十二章 “三十六”与“七十二”

第一节 三十六计·三十六级刀梯 313

第二节 “三十六”“七十二”探源 319

附录 中国古代神秘数字百年研究史略 330

绪 论

中国古代神秘数字是一份特殊的文化遗产。它寄寓着华夏文明原生的神话宇宙观,与本土的巫术和宗教有着不解之缘;它是早期众多社会模式话语的存在基础,成为“天人合一”观念的意义呈现;它既是华夏文明的产物,也与其他民族文化有着象征关联。然而,作为始自神话思维时代知识系统的组成部分,神秘数字的神话原型早已模糊,其依附性动因也更为隐晦,即便神秘数字这一概念的提出也不过百年。因而,从文化人类学视角探讨中国古代神秘数字的原始发生、深层结构与研究路径,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课题。

一

神秘数字是指“习惯上或格调上一再重复,用来代表仪礼、歌谣或舞蹈模式的数字。也用来指兄弟、姐妹或动物类型传统上所具有的数字,或用来代表故事重复出现的行为的数字。例如在欧洲的民间传说中,反复出现‘三兄弟’‘三只熊’‘三支箭’等,以‘三’为模式的主题。中国的‘三’

“五”“九”都是这一数字”^①。可以说,作为社会生活现象的符号化形式,神秘数字体现了人类认识的某些规律。问题在于:在中国古代,数的神秘性质是怎样生成的?换言之,它如何被打上“神秘”的印记?

人类学家在田野考古中发现,原始数观念是神秘数字的认识起点,“它的产生比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还要早好几千年”^②,甚至一两万年^③。即便在今天看来极为简单的“一”,也伴随着复杂的智力劳动。许多原始民族的数词只有一和二,当某一事物超过二时,原始人往往用“多一个”或“多几个”来计算。19世纪下半叶有学者指出,南美洲森林和澳大利亚沙漠地区的某些蒙昧民族的计数方法也属于这种情况。^④ 乌节尼尔在《论“三”》中则认为,“这个数的神秘性质起源于人类社会的计数中不超过3的那个时代。那时,3必定表示一个最后的总数,一个绝对的总数,因而它在一个极长的时期中必定占有较发达社会中的‘无限大’所占有的那种地位”^⑤。这种从人类数概念的智力进化过程开始的分析表明,数观念经历了数与物的浑融交织,是与先民对世界朦胧而混沌的感知方式相对应的。难怪罗素感慨地说:“发现一对野鸡和两天同是数字二的例子,不知要经历多久,蕴涵抽象的程度一点也不容易。”^⑥中国古代也曾存在类似的认知阶段。尽管我们无从复原原始数概念的生成过程,但是从汉语词汇中不少“以三为多”的构型中,分明可见那些整体的、未分化的观念来源。汉语中众多“一国”“一统”之类以“一”为全部、整体的意蕴中,也保留着这类模糊语言的活化石。当然,这种以整体划分表征的观念只是数的萌芽,或是处在被抽象的过程中。

史前人类虽不拥有三以上数字的抽象概念,却并不意味着他们不能计算三以上的数,只不过这种识数与计算采用的是与我们不同的具象思维。

① 芮逸夫:《云五社会科学大辞典》第十册《人类学》,(台湾)商务印书馆1971年版,第276页。

② T. 丹齐克:《数:科学的语言》,苏仲湘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0页。

③ 参见金芭塔丝:《活着的女神》,叶舒宪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④ 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连树声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247页。

⑤ 转引自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丁由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02—203页。

⑥ 转引自 David Parkin: *Semantic Anthropology*, Academic Press, London, 1982, pp. 279-280。

人类学家称之为“数-总和”。列维-布留尔认为：“它们使用的是一些‘执行数的功能’的词，或者更正确地说，它们是求助于‘数-总和’，亦即求助于一些具体表象，在这些表象中，数还没有与被数的东西分离开来。简而言之，下面一种说法不管看来多么离奇，但它是正确的，这就是原始人在拥有数以前的漫长时期中就会数数了。”^①至于计数方法，则有不同形式。许多原始民族采用匹配法，“他们记录畜群或军队的数目，不是用刀在树上刻若干痕迹，就是用小石卵堆成一堆”^②，“近取诸身”，也是常用形式。以手指作为计数工具，被视为数源于手的证据。郭沫若通过考释甲骨文字，也认为数的产生与手有关，“数生于手，古文一二三四作一二三三，此手指之象形也”^③。那么，在从具体形态向观念形态抽离的过程中，识数与数的意义之间具有怎样的意义关联？是否识别了数，就自然获得了神秘性来源？

我们认为，数与物的简单对应并不等于原始的数观念，实指数目及计算功能也不构成数的神秘性。神秘数字之所以神秘，源于尚未从神话思维表象中抽绎出数概念的史前信仰社会，只能通过以具体表示抽象的原则，借具象化形式表达其观念蕴意。在文化人类学视野中，神秘数字的观念发生以下列方式为基本条件。

一，借天地表象认识空间方位。人类通过太阳运行的表象认识日出、日落的自然现象，形成原始的方位坐标，确立了最初的空间观念。在中国原始社会，“我们的许多民族是先知道东西方向，后来才有南北方向的知识。景颇族称东方为‘背脱’，即日出的方向；称西方为‘背冈’，即日落的方向”^④。这种从太阳的直观表象中确立的二方位空间观念和原始宇宙观，象征着二方位的叙述尺度，同数字“二”一起获得神秘蕴涵。也是在太阳的启示下，华夏祖先在二方位坐标的基础上分辨出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反映在新石器文化的墓葬遗址中，就是在东西向的埋葬模式之外，又出现南北向的埋葬模式。与之相应，原始人从日月星辰的运行曲线和天象的观

① 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丁由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98页。

② T. 丹齐克：《数：科学的语言》，苏仲湘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5页。

③ 郭沫若：《释五十》，见《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一卷），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④ 宋兆麟、黎家芳、杜耀西：《中国原始社会史》，文物出版社1983年版，第431页。

察中形成“天圆地方”的神话宇宙观,形形色色的“四面神”传说及“方明”信念,就是这种观念的投影与再现。随着这类原型表象被视为普遍的人类信仰,诸如九州、四海这样一些符号形态就作为原始的方位意识和宇宙天地生成的结构素被固化下来,为神秘数字崇拜提供象征依据。



数生于人体,新加坡现代艺术

二,以空间观念表达时间意识。根据前说,人的时间观念发生要晚于空间观念,抽象的时间观念最初难以从具体的空间方位中抽象出来,因而标志时间的符号往往要借用原有的标志空间方位的符号,兼有了表示时间观念的后起职能。所以初民总是借用空间符号作为数概念表达的标志,以表示空间方位观念的符号作为时空认识的基本尺度。这种原始的时空混同,往往呈现为以空间方位的某一点来标志时间循环的周期(如季节),因而某一空间方位也就同特定的周期归为一体。例如,商代甲骨卜辞中有四方风(风)名和四方神名,却没有标志时间循环变异的四季符号;《淮南子·天文训》中以暘(汤)谷、昆

吾、昧谷、幽都表示太阳日运行的时间周期,却没有四时之说。它们都体现了神话思维以具体表象传达抽象观念的规律性现象。在此基础上,太阳一年的循环隐喻春夏秋冬的四季更替,生成诸多“四象”“四时”意象。这种现象说明,时间与空间的混同成为神话数观念的出发点,表现为时空因素尚未分化的浑然一体状态。随着人类思维的演进,时空认识由二维空间向三维空间拓展,神秘数字也获得新的象征符号由“四方”的平面方位转向“七方”的立体空间。这也正是神秘数字由“四”而“七”的生成基础。

三,以人身直观生成类比依据。从很早时候起,中国人就已经意识到,宇宙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天、地、人之间存在深刻而神秘的互动关系,